髣髴的誤會

——敬答季季女士

黃克全

首先我必得向季季及東年先生致萬分的歉意，前「關於賊的兩點意見」那篇短文原本是我給書評書目社裏一位編輯的個人私函，承其謬賞，以那般醒目的版面刊出，令我很是惶恐。不過劣文既已刊出，文責仍然在我，雖然我認爲那篇短文的根本論點並沒多大的偏失。

季季女士要我就芥川龍之介的「三個窗子」與東年的「賊」這兩篇作品好好的作一番嚴肅的比較，我自忖學識不足，未敢造次，但作某種個人能力所及程度的釐辨仍是我極願意且

是應當做的，今就季季女士責我之處逐條一一回覆，以報答她的雅命：

一、季季女士認爲讀者或批評家對一篇小說自有不同的詮釋角度，這點我也是同意的，但是一篇小說——譬如「賊」——它有其旨題的重心所在，旨題應依循小說本身的情節、語調、敍事觀點等細節加以研判出來的，而不是根據作者原先的理念或感知，這就是「一篇作品完成時即脫離作者本人而獨立」的那種說法，我們常聽人提到的「訴諸作者意圖的謬誤」，這句話也即依此而論，職是之故，即使東年先生認爲我「好像沒有讀懂『賊』這篇小說」，恐怕季季女士也並不能依此就判這其中的是非曲折。

二、季季女士與我對「賊」旨題的爭執關鍵在於：季季女士「强調的是在船上發生竊案後，所有人際關係的變動和各人內心隱秘而微妙的心理反應」（詳見書評書目七十九期回聲欄），而我却認爲「賊」文根本重心應置於偷竊那顆鑽戒的「賊」林景揚本人身上，我懷疑季季女士的論點的是：①竊案發生後，所有的人際關係變動了嗎，實際上，恐怕僅是「賊」林景揚個人的地位變動了而已。其他人（譬如那個原先被懷疑的電匠）的變動，在小說情節裏根本不足以稱之爲變動②各人如何有如季季女士所說的隱秘而微妙的心理反應」呢？在小說中，作者對「賊」林景揚以外的任何人的內心意識並沒什麼觸及，相反地，對「賊」林景揚本人却着墨甚多，竊案眞相爆發後，林景揚獨自在那兒滿懷罪疚地自怨自尤，這段內心意識自白竟約佔去小說全文六分之一的篇幅．這使得讀者有理由認定作者關心的是在於「賊」本人，而非其餘的「各人內心的隱秘而微妙的心理反應」因爲至少我們祇看到作者對「賊」林景揚的（而不見他人）心中微妙反應的析述。

假如東年先生於「賊」文中所欲告訴讀者的眞如季季女士所說的「一艘船就是一個擺盪的小社會」，那麼到目前我仍必須說，「賊」是失敗了，因爲這篇小說中的種種細節並不足

以顯示給讀者這種感知，除了「賊」林景揚外，船上其餘各人的心態因作者着筆太淺而顯得浮化，（除了「賊」林景揚外，我也看不出船上其餘他人有什麼相當程度的描繪以支持季季所說的「悲觀、險詐、紛爭」），這使得他們不能各自成爲一個個具份量的角色，而在小說中凸顯出來參與季季女士所說的「一個擺盪的社會」此一旨題的構築——假如東年先生在「賊」中眞欲表露此一主題意圖的話。

我想季季女士之所以採取上述這種看法，可能卽緣於她對「賊」是以「全知全能」（亦請參見書評書目七十九期回聲欄）的敍事觀點視之，而據我個人的理解看來，「賊」文的敍事觀點並非「全知全能式」者，而是「主角第三身式」的敍事觀點。因故事開始後不久，敍事者就落在「賊」林景揚身上，換言之，我們現是通過林景揚的觀點來看其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了。這種「主角第三身式」的敍事方法，十分吻合並能發揚「賊」這篇小說的主題內容，因爲如此，一方面由主角「賊」來牽繫故事情節的延展，另一方面，讀者又能超出「賊」本身的意識來理解、批判這整個事件的意義。

三、「賊」文中這件死亡事故是怎麼發生的呢？雖說林景揚的溺斃實屬咎由自取，但不可否認的，他的死因却卽緣於其道德良知，也就是說緣由他的羞恥之心，因眞相大白後，船上的人都知道林景揚這個原初表現最慷慨激昂的人現在竟然却反而正是那個盜竊鑽戒的小偸。於是他悔恨交加，內心自是羞慚不已——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眞是只能希望船趕快靠岸，可是這些日子我怎麼混下去？我那有臉見人」——也正由於他良心未泯，還具有這份罪惡羞恥的心，因而導致了自己的死亡，這多少涵有某種微微殘忍而又悲憫的反諷意味在內，而我前爲何曾將東年的這篇「賊」與芥川龍之介的「三個窗子」並較而論呢？因爲「三個窗子」中的那位縊死在煙囪中的下士不正也是因着某種羞恥之心而自戕的嗎？但是那位下士却

是抱定非死不可的絕決的，而「賊」中的林景揚却沒有堅定到那種眞的想死的地步，他祇是想「裝死」罷了，祇是他失算而陰陽差錯，倒霉地死了。如此，我是否可以說芥川筆下的那位士官的死是「必然」，而東年的「賊」祇是「偶然」的呢？我前曾說東年「彷彿抄襲」了芥川龍之介，此語確實「彷彿」有失粗疏，但假如季季與東年先生願意再去翻閱芥川的「三個窗子」那篇作品的話，那麼您們二位或許多少會不再認爲我的推斷太偏差到那裏去了吧？「彷彿抄襲」這句話的意思我也必得澄清一下才好。我之意是說「三個窗子」與「賊」旨題十分相似。況且，「彷彿」在此只是一種不得已的語法，卽如季季、東年先生前不是也曾說過：「黃先生這個意見似乎認爲……」（季季女士語）或「黃先生好像沒有讀懂……」（東年先生語）諸如此類的用語嗎？

四、「賊」這篇小說最後以這樣子的對話結局：

「唉！這傻瓜」電匠說：「這樣一點小事也要自殺」

「是啊！」三管輪說，「這樣一點小事。」

（這也使我們連想起「三個窗子」中那位士官的話：「我只不過叫他站着，那也用不着死嘛……」。）

小說末尾以如此這般涵有深義的收場白作結，我認爲正是「賊」全文的根本契機所在，同是一項事情，有人以爲「這樣一點小事」而有人却認爲這是大事（值得羞恥的），在這種觀點下，是以林景揚的死也值得我們怵然，甚至竟也有着一份敬意了，二、林景揚作賊却又自己高喊捉賊，案發後，又自導自演了一幕鬧劇，這給我們給林景揚自己都有着一種「啼笑皆非」的觀感，也正由於這份喜劇感而益加深了此一故事的悲愴性。正如嚐鹽之前先吞了一小撮糖，現在，我們會更覺得鹽味的鹹苦了。在小說中，有幾處的語調也具有這種輕微的

悲調意味，譬如作者描寫林景揚「像青蛙那般不住的彈踢兩腿」就予人一種滑稽之感，又如眼看人就要溺沉海底了，這時那輪紅日却被描述爲「那個紅色的豐盛的夕陽」，這在在都給人一種看早期卓別林的默片或伍廸艾倫的喜劇片的感覺效果，笑過後，我們心底却不由得滋生出一絲微微的辛酸。

叔本華曾說過：「我們應該用對一位作家最有利的方法去研究他，這樣對他才是公平的，並且對我們的學習也才有用。」這句話深得我心，每寫一文時，我都奉遵在先，不敢心存輕忽，但因自己先天資質的駑鈍及後天學養的限囿，下筆輒戰戰兢兢，但也每難免有誤，果然，如今又出了此一紕漏，日後自當閉門發奮潛修一段時日以向季季女士及讀者諸君謝罪。

季季、東年二位都是我平素欽仰的文壇前輩，猶記得多年前，我首次看到季季女士的「屬於十七歲的」那篇作品時，心中無限感動，尤其小說中那句「世上的小丑都是王」給我很大的啓悟，我常介紹這篇小說給一些朋友看，東年先生的小說也是如此，我第一次接觸到他的作品是刋登在中外文學上的那篇「公園裏的鐘聲」，這段期間左右我又看到刋登在中外文學作者四聲欄上一封他致中外主編先生的信，在那封信中，東年先生曾列舉了他自己修習的一批世界學術名著，「大概」是這個印象使我連想起東年先生可能看過芥川龍之介的作品，因爲芥川可說是日本小說藝術界中值得我們借鏡、數一數二的偉大作家。現在東年既說沒有看過芥川的「三個窗子」這篇作品，那麼是我「彷彿的猜測」錯了。

這也是我的失算之一吧，但我絕不會故意侮蔑或中傷我所崇欽的作家的。如今，我竟致令季季女士感到「心寒」，實爲我始料不及。但現在我既已澄清了我的態度及「偏見」，我懇切地希望季季女士及東年先生能不再究責我「彷彿」的失語，就把它當作一次失算、不期的「偶然」好了。